

●巴蜀传奇故事

豹子升官记

刘长贵 唐文光 著



重庆出版社

喻子升官记

●巴蜀传奇故事

刘长贵 唐文光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晓峰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寇小平

刘长贵 唐文光 著
豹子升官记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65千
1991年2月第一版 1991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5366-1530-2/I·280

定价：1.75元

《豹子升官记》序



《豹子升官记》是《巴蜀传奇选》中的一个篇目，其中尚有〈明大人升官记〉、〈城隍搬家〉、〈拳师遇鬼记〉、〈麻三王〉、〈北碚鬼楼〉、〈烂脚菩萨传奇〉、〈天保大元帅刘香亭〉、〈张家花园〉、〈女舵把子王三娘〉、〈吃蛇人轶闻〉、〈翼王过涪州〉、〈豆花传奇〉、〈别野奇案〉等篇目。所述故实，离奇兀突，盛为西南地区所流传，有事涉数千里，人隔几百年，患难忧虞，事无不备。而作者述及，人物如梅丽，任杰、明亮夫，以及城隍搬家的四个老酒客等等，无不譬效如闻，若历实境。由于作者在撰述中，大量采用巴蜀地区方言、俗语，以及巴蜀特有的一种语言方式展言子，这些都是巴蜀口中极富有生命力的活语言，

为这部作品增色不少！因此《巴蜀传奇选》中不仅保留了一些明清掌故，而且采录了大量巴蜀方言资料。实为说苑中一部极有意义之佳作。不阿所好，用敢进陈于读者；是为序。

郑思虞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于西南师范大学

目 录

北碚鬼楼.....	(1)
张家花园.....	(8)
豆花的传说.....	(25)
豹子升官记.....	(32)
烂脚菩萨.....	(44)
城隍搬家.....	(60)
明大人.....	(68)
麻三王.....	(76)
女舵把子王三娘.....	(110)

北碚鬼楼

重庆北温泉斜对岸禅岩脚下，温汤峡出口处，有一座小山坡，坡上有一栋一楼一底、半中半西、依山傍水、环境幽静、至今略带几分神秘色彩的黑色楼房，它就是抗战期间曾风传一时的北碚鬼楼。

这栋楼房怎么会叫鬼楼呢？说来话就长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曾任江巴壁合峡防团务局局长的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有一位少年时代的同学，叫做白敦容，在外公干多年，有了一些积蓄，因健康不佳（据说是肺病），便辞去职务，欲觅一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的地方养病，卢作孚便托当时担任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的三弟卢子英先生，在东阳镇附近的禅岩脚下，给他找了这块地皮，建造起这

栋在当时的北碚地区算是有格式的楼房。新楼落成后，白敦容携妻子和女儿住进去，还用十二块银元买了一个小丫头，另外还雇了附近一位中年农民给他家挑水、煮饭、买东西。谁知搬进去刚满一百天，白敦容就病重死去。于是，在一些农民中，便开始传说这楼房犯了忌，不吉利，有鬼。白敦容的妻子不敢再住，便一面发信到白的老家西充，要白的弟弟把遗体接回安葬，一面用漆棺先把白的遗体暂时殓在室内，自己带着女儿、丫头迁到东阳镇上住家去了。

白的弟弟一年未来迎柩，这建筑便成了长期无人居住、管理，任凭风吹雨打、狐踞鼠窜的空楼。一年以后，白的妻子只好用六十块银元雇人将其丈夫的棺材运回西充下土，并廉价把楼房卖给了附近的蚕种试验场，她便搬回成都娘家去了。蚕种试验场把楼上用来堆放杂物，楼下供职工临时住宿。哪晓得睡到半夜，常听到楼梯和楼板上有窸窸索索、吱吱嘎嘎的响声，开关窗户的碰撞声，甚至好象有人趿着拖鞋在楼上踱来踱去的走动声，便都不愿去住。于是，渐渐地，有人喊这栋楼房为鬼楼了。

抗日战争中期，国民党中央政府西迁重庆，北碚也迁来不少机关、学校和其他企事业，东阳镇也迁来了复旦大学等单位，偏僻的北碚顿时热闹、繁华起来，房屋、地皮也跟着俏起来了。蚕

种试验场便乘此机会，把鬼楼转卖给一位姓陈的商人，有人给他嘘信，说这栋楼房有鬼，这位陈老板是走南闯北的人，根本不信鬼，加上价钱便宜，哪里舍得不买。楼房买下后，陈老板便到重庆忙于经商业务，从未在鬼楼过夜，只雇了一位叫郑志远的老头，有时住在楼下，照看一下。后来，日机轰炸频繁，陈老板带着他的老婆和一个店员到了东阳镇，派人把楼房稍稍整理，住了进去。店员住楼下，陈老板夫妇住楼上。睡到半夜，窗子“哗啦”一声被风吹开，把陈老板惊醒了，他坐起来擦火柴点鱼烛，可怎么也点不着。这时，似乎从与他们寝室相连的一间空房里，时断时续地有喁喁细语和低低哭泣的声音。不信鬼的陈老板也起了惊疑，他乘着朦胧的星光，死死盯住那扇房门，一面摸枕头下面的手电筒，一面轻轻地把他老婆推醒。他老婆也听见隔壁的哭泣声，吓得全身象筛糠样发抖，床也跟着“吱吱呀呀”响起来。一会儿，哭泣声停了，那扇门却慢慢儿在启开。陈老板掀亮手电筒，一束强烈的光直射到那门开处，恰恰射着一颗披头散发、面目惨白的女鬼的头，只见那女鬼双手向上一举，“哇”的一声嚎叫，似乎要向他们扑来，陈老板的手电筒“咚”的一声掉在楼板上，夫妇俩一下钻进被窝，死死压住被角，只恐那女鬼来拖铺盖。

楼上一闹腾，楼下的店员也惊醒了。他点燃

蜡烛，上得楼去，只见楼板上有一只亮着的手电筒，老板俩夫妇连头带脚全裹在铺盖里面不停地发抖。店员以为是老板生了急病，忙高声呼唤，陈老板才慢慢伸出头来，先用恐惧的眼睛一扫那门，见是关着的，便顾不得其它，把他老婆拉起床，抱着衣裤，就往楼下跑。店员莫名其妙，跟下楼后，老板才挤出两个字来：“有鬼——！”店员一听，也虚了起来，但当时周围是一片丛林，并无人家，喊人无人应，摸路路崎岖，三个人只好点了四、五支蜡烛，心惊胆颤地坐到鸡叫天亮，才匆匆溜出鬼楼，再也不去住了。鬼楼的名声传得更凶，成了无人要、无人住的山间孤楼了。就是白天，放牛、割草的农家娃儿，也不到这座山坡来，过路的也不敢在附近停留。

一年以后，是个夏天晚上，有一位从合川下重庆进货的小贩，路过此地，便去鬼楼借宿，推门进去，四壁蛛网，才晓得是栋空楼。他赶路疲倦了，便在楼下和衣睡着了。半夜醒来，楼上似乎有人在开窗户，不觉生疑，便摸着摇摇晃晃的扶手向楼上走去，刚走到楼梯尽处，借着月光，就看见屋中间并排悬着两具骷髅，随风飘来摆去，象在打秋千，那小贩自己也记不清是爬下楼来的或是滚下楼来的，反正第二天早晨，他向东阳镇的居民讲述昨晚鬼楼遇险的情况时，已是鼻青脸肿的了。

这消息不径而走，传到了重庆城。一家晚报如获至宝，派了位胆大的记者到鬼楼去探险，证实是否真的有鬼。记者探险回城后，写了一篇《鬼楼亲历记》的文章，说他借了一支手枪，白天先到楼上楼下侦察了一遍，未发现怪异之处，晚上便在楼下秉烛而坐，等待动静。果然时辰一到，寂静无声的楼上开始了响动，谈话声、争论声、嘻笑声、哭泣声、走动声，不一而足。他一手拿手电筒，一手握手枪，蹑手蹑脚走上楼去。出人意外的是，并没有看见鬼，只有一对衣着入时的男女青年，背对着他在房内荡秋千，边荡边“咯咯咯”地笑，这笑声不象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而象是全身上下摩擦出来的，他壮起胆，大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半夜三更，在此胡闹？”那一对男女青年，闻声停下，倏然掉过身来，哪里是啥青年，原来是一对悬空吊起的骷髅鬼！那鬼睁着没有眼珠的空洞大陷窝，列开两排暗白牙齿，伸出只有骨骼的长手指，竟对着他荡了起来。他“叭叭叭”连放三枪，那鬼只轻微颤栗了一下，继续飘荡过来。他也吓得掉转身，三、两步就跳下楼，飞一样奔出了鬼楼……

新闻记者亲眼目睹了鬼，谁还不相信？于是乎，北碚鬼楼远近闻名了。当小火轮即将进入温汤峡口时，知情的人便会指着东岸那幢黑色楼房，对身边的旅伴说：“喏，那就是鬼楼！”

乾坤扭转，岁月流逝。昔日的鬼楼附近，盖起了一片宿舍和厂房，鬼楼的烟囱也升起了袅袅的青烟，早已住上了人家。为了弄清鬼楼的真象，我们去年夏天打听、访问了曾在东阳镇一带住过的老居民，还找到了当年曾在白敦客家中当过佣工，后来又在鬼楼守过屋的老农民，现东阳镇白腊村七十二岁的郑志远老人。通过他们的介绍、摆谈，终于了解到，所谓鬼楼，纯属巧合、愚昧、悲剧加欺骗的产物。

原来白敦客久患肺结核病，当时此病在中国还没有特效药物，碰巧住进新楼百日之期便逝世了，迷信的农民便认为是修房未择吉日，撞了找替身的百日鬼；再加上白敦客遗体殓在楼下，长期空着，成了耗子和其他小野兽穴居之处，到了晚上，出没窜跑，必然发出各种响声。郑志远老人说，陈老板买下楼房后，他替陈老板守过房子，到了晚上，大小耗子成群乱跑，他亲手打死几只半斤多重的大耗子。那儿夜风大，常把窗子吹得时关时开，撞得“乒乓”响。楼房是土砖（未经窑烧）木结构，吹大风时，整栋楼房，都使人有摇晃感觉。抗日战争中，复旦大学迁到东阳镇的下坝，离鬼楼只有几里路。有一对男女同学谈恋爱，受到家长反对，便经常偷偷跑到这空楼来互诉衷肠，有时想到前途渺茫，又不免哭啼一番。陈老板半夜听到的谈话声和哭泣声，其实就是那

对可怜的青年大学生在叙谈，那披头散发的“女鬼”，也就是正探头窥视、准备走掉的同学。后来男方父母为了拆散这对“鸳鸯”，决定把儿子转学。这对痴情人为了表示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和对自由婚姻的追求，便在这栋空楼里举行了没有任何宾客的婚礼，结成了夫妻，然后双双悬梁自尽，以身殉情。合川小贩看到的骷髅，就是这对大学生无人收殓的遗骸。至于某晚报的记者，他当时是心中有数。但为了“出新闻”，便炮制出了那篇“杰作”，来欺骗读者。于是，以鬼传鬼，越传越鬼了。这就是北碚鬼楼之谜！

本来嘛，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活人被逼成了枉死鬼，又有多少人靠说鬼话骗人为生啊！然而，到头来，鬼楼的真象，终于使人们从一滴水看到旧社会的丑恶形态，从而得出结论：鬼楼并没有鬼，但它却是那个魔鬼世界的“见证人”！

张 家 花 园



张家花园是个地名。地方就在重庆市中区观音岩车站转拐拐、外科医院门诊部和住院部之间那条小巷巷下头，现在的张家花园街道办事处当门。随着岁月流逝，那花园早已荡然无存，但张家花园的故事还在民间流传。这故事说来话长，还得先从棉花街说起。

据传，清朝末年，在重庆城中心罗汉寺对面的棉花街口口，有一座气势阔绰，门面漂亮的棉花商店，字号为“金山纱店”。老板叫冯金山。这冯金山本是湖北沙市人，出身贫寒，父母过世后，剩下他和弟弟冯银山二人，孤苦伶仃，讨口度日。后来，湖北遭天灾，讨口已难糊口，冯金山就逃难来到重庆。开头，他打烂仗，下野力，扛纱包……后来，他挣了点钱，就开始作棉纱生意。由于他舍得干，会计算，生意很快从小到大，

越做越兴旺。没多久，他就正儿八经地在棉花街口口买了一个门面，请了几个丘二、气气派派当起老板来了。

冯老板万事如意，却有一点美中不足：四十出头了，还是光棍一条。早些时候，他打烂仗，自己的肚皮都没亏圆，自然就谈不到那本经上去。而今，他生意做大了，银钱象潮水一样“哗哗”地往屋里涌，那串门说媒的也就象苍蝇见了血一样，一喻就来了。冯金山慢慢物色了一个贫苦人家的姑娘作妻子。两口子一个忠厚朴实，吃苦耐劳，在外经营业务；一个贤淑能干，心灵手巧，在内操持家务。夫妻克勤克俭，把一个“金山纱店”越发经佑得兴旺、发达。

没两年，冯金山就成了家藏万贯的大财主，他老婆又身怀六甲，把个冯金山喜得来做梦都在打哈哈。谁知，好景不常，他老婆十月怀胎都是好好的，一朝分娩却遇到了难产！眼巴巴盼着当老汉的他，只急得来六神无主，一天就和接生婆守在屋头，等老婆化险为夷，为他留下个种。

这下，店小二就好耍了，几个人关起门来赌钱。赌钱，就不免有输有赢。赢了的喜笑颜开，输了的脸红筋胀。那赢了的小二开通，见输家气色不对，赶忙把赢的钱掏了点出来，买了几两好烟办招待，意思无非是要大家赌个欢喜。他哪晓得，那输了钱的人，虽然打不出喷嚏，心头却随

便哪个都欢喜不起来，只好把气憋在心里，憋不住了，就把赢家买来的烟莽抽起。不晓得哪个把烟锅巴甩在了棉纱上。一会，烟雾浓浓，烈火熊熊，几个小二这才发觉，一个二个吓得屁滚尿流，慌忙抓起缸缸钵钵，舀水去泼。不幸又遇河风上岸，风借火威，火趁风势，越烧越阵仗。刹时蔓延开去，把一条棉花街烧成了一片废墟。

再说冯老板这天守在后头屋里，经佑他老婆生娃儿，蓦然发现火起，慌忙背起老婆就跑。可怜他老婆本就难产，经过一惊一吓，顿时脸青面黑，淌血不止。冯金山把她背到打铜街口口刘大爷家时，一簇一梗，人已去世了。冯金山眼看欣欣向荣的家业，转瞬间人财两空，只心痛得来捶胸跺脚，嚎啕大哭，悲痛之余，心想：留在重庆吧，家当已烧得精光，今后日子难过。常言说：“落叶归根”，不如回家乡与弟弟一起生活。主意打定，他就找昔日的朋友凑了点盘缠，乘木船顺江而下回沙市去了。

一脚踏上家乡的土地，冯金山顿时思潮澎湃，感慨万端！回想当年逃难之时，立志要发财返乡，而今十几年过去了，自己依然两手空空，孑然一身。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弟兄情重，自己从来没有忘记过弟弟。从前讨口，要到一碗包谷羹羹，都要给弟弟留半碗。逃难到重庆后，不管收入多少，总是将一半寄给弟弟。打烂仗的时候如此，

后来做生意赚大钱的时候也是如此。月月照寄，一寄十几年，那银钱真不知寄了多少！听说弟弟将这些钱用来开办了一个“银山纱店”，添置了房地产，成了沙市屈指可数的富翁，自己回来也总算有靠了。想到此，不禁破涕为笑，兴冲冲进城去找弟弟。

一问冯银山，果然是著名富翁，无人不知。没哪个费力，很快就找到了冯银山的家。管家听说是主人的哥来了，赶忙请进屋里坐下，边倒茶边打量冯金山说：“大老板辛苦了，我马上去通报。”说完，往里院就跑。谁知去了好一阵不见出来，冯金山坐了一阵冷板凳，心下不由疑惑起来：这是哪个的呀？莫非兄弟不在屋？他哪晓得，他兄弟正在屋头作难。

原来，冯银山是个有名的耙耳朵。他老婆人长得十分平常，但她爸爸和哥哥都在当官，有势力。她本人脑壳也灵活，办事精明干练，能说会道，人称“歪嘴”婆娘。冯银山做生意，免不了与社会上的人来来往往，勾心斗角，有这位内助，倒确实得力不少。因此，冯银山凡事都依着她。久而久之，那耳朵的骨头，不知不觉就钙化了。

这一天，两口子吃了早饭，正躺在床上过烟瘾，突然老管家进来禀报：“金山大老板来了。”银山一听哥哥来了，一下翻身起来，把烟枪一丢，便往外走。歪嘴婆娘喝道：“站住！”冯银山立刻